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二三回 大觀園流氓爭口舌 樂仁裡名士見秋娘

且說章秋谷對李洛卿和林柱甫兩個人說道：「天下的人管天下的事情，為什麼不好管你們的閒事？況且你們既然叫人不要管你們的閒事，你們又為什麼管他們的閒事呢？」李洛卿和林柱甫聽了，呆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我們和康家是親戚，不得不和他幫個忙兒。」秋谷冷笑道：「康家的事情，自有姓康的人出來說話，與你們什麼相干？」李洛卿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來，停了一停道：「這件事情本來原與我們無涉，是姓康的托我們出來說話的。」秋谷又冷笑道：「別樣事情，托個旁人出來料理也還罷了，這樣的事情怎麼也托起旁人來？那有這般道理！如今這些話兒也不必說他，只問你們諸位，把楊慕陶兄擠在這個地方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李洛卿和林柱甫聽了，便搶著說道：「我們的意思也不是一定要他怎樣，只叫他寫一個悔過的伏辨也就算了。」秋谷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為什麼要叫他寫悔過的伏辨呢？」林柱甫不等李洛卿開口，連忙說道：「他圖奸寡婦，擅入人家。」秋谷不等林柱甫說完，接下去問道：「他圖奸寡婦，擅入人家，可有什麼憑據？」眾人齊聲答道：「我們都親眼看見的。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憑據。」秋谷道：「捉賊捉贓，捉奸捉雙。你們究竟有什麼實在的證據沒有？你們眾人嘴裡頭的話兒是不能算憑據的。」

眾人見章秋谷駭得認真，大家都發怒起來。有一個□八九歲的少年跳起身來，一直搶到章秋谷面前，指手畫腳的說道：「那裡跑出這樣的一個人來，也來多管閒事！我勸你還是省事些兒的好！如若不然，我們大家就要對你不起了！」秋谷看了他們這一班飯桶，明曉得都是些沒用的東西，那裡把他們放在心上，站在那裡屹然不動。一面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對我不起便怎麼樣呢？像你們這樣的一班飯桶，我要怕了你們，連上海灘上也不用住了！」

眾人聽了章秋谷這樣的藐視他們，由不得一個個心中大怒。李洛卿倚著自己有些蠻力，便搶上一步把秋谷劈胸一搯，口中說道：「給我走你的清秋路罷！」好個章秋谷，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，略略的把身體一偏，右手接住了李洛卿的手腕輕輕的一擰，擰得李洛卿「阿呀」一聲；接著又把他輕輕一推，李洛卿立腳不住，連連的往後倒退，踉踉蹌蹌的一直退到他自己坐的一張椅子上方才坐下。秋谷冷笑道：「這樣不中用，也來和我動手動腳。我好好的和你們講理，你們偏要和我動粗。你們有膽子的只顧上來。不要說你們這七八個人，就是再多些兒，我也不把你們放在心上！」

眾人見李洛卿吃了個敗仗，又聽秋谷這般說法，雖然一個個心中不服，卻都不敢動手。章秋谷等了一回，不見他們開口，便又微微冷笑道：「原來你們的本事也不過這般，剛才又何必這樣的裝腔做勢呢！」眾人聽了都面上通紅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林柱甫只得勉強說道：「你老兄不必動氣，我們有話好好的講就是了。剛才原是他們一時性急，請你老兄原諒些兒。」秋谷道：「你們既要和我講理，我就和你們講理；你們有什麼話，只顧大家商議就是了。」

林柱甫到了這個時候，知道章秋谷不是好惹的人物，便恭恭敬敬的請他坐下吃茶，又請問秋谷的姓名。秋谷不耐煩和他多講，便道：「如今閒話少說，據你們眾位的意思，究竟要楊慕陶兄怎樣，方才肯了結這件事情呢？」林柱甫道：「他做了這樣的事情，若就是這樣的放他過去，天下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。就是看在你老兄的分上，不要他寫伏辨，也要罰他拿出一筆錢來算作罰款，方可了結這件事情。」

秋谷聽了，不覺哈哈的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說了。這個事情辦不到的。據你們說起來，不過說姓楊的圖奸寡婦，擅入人家。你可知道，律例上頭載得明明白白的，叫做『指奸勿論』。就使到了公堂上，也要本人到案，指證明白，方才可以用照例治罪。那裡有這樣糊裡糊塗，只憑著你們一面的話，就好定案的道理？況且你們既不是在奸所捉獲的，又沒有什麼蝶狸嬉笑的情形，你們又何以知道他是圖奸寡婦，就一口咬定了他呢？」章秋谷說到這裡，林柱甫連忙說道：「你這幾句話兒錯了。他圖奸未成，當場捉獲，這是有憑有據，眾目共見的。康家的人和他並沒有什麼首尾，你不要認錯了人。」秋谷道：「依著你們的話兒，竟算他是圖奸未成，當場捉獲。該應姓康的有人出來把他送官究治，和你們什麼相干？難道這樣的事情，也好請旁人出來替代的麼？」

林柱甫和眾人聽了這一番說話，一個個面面相看，一言不發。秋谷又道：「老實和你們講罷，就算姓楊的和康家的人有什麼曖昧不明的形跡，你們也不是可以出來講話的人！這樣的事情，除了本夫之外，只有父母家長方才可以用來說話，就是兄弟至戚也不能多講一句話兒。你們一非本夫，二非家長，怎樣好出來管人家這樣的事情？安知你不是有什麼意外的仇恨，挾嫌誣蔑，借此報仇呢？我說句不怕你們見怪的話兒，像這樣的事情，到了公堂上只怕沒有斷定別人的罪名，先把你們幾個問個挾嫌生事、聚眾拆梢呢！你們可知道馬路章程？在茶坊酒肆聚眾滋鬧，是外國人最恨的。只怕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們想要就是這般太太平平的過去也是不能的了。」

依我的言，相勸你們還是省些煩碎，把這件事情就是這樣的一筆抹倒，一概不提，省得將來鬧出什麼亂子來大家面上都不好看。」

眾人聽了章秋谷這番說話，不覺大家目瞪口呆。眼看著一塊好好的肥羊肉已經到口，平空走出這麼的一個章秋谷來，把他們的肥羊肉從口中搶了出去，一個個心上恨得要死。無奈聽著這番說話又是實在不差，本來這樣的事兒原只好騙騙楊慕陶，卻那裡騙得過章秋谷！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秋谷的臉兒，要看他究竟怎樣。

只見章秋谷霍的立起身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今天總算我姓章的出來排解一場，這裡的茶錢，一古腦兒都歸我給就是了！」說著，從身上掏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放在桌上，左手挽著貢春樹，右手拉著楊慕陶，口中只說一聲：「你們眾位不要見怪，我們失陪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大踏步往樓下便走。眾人見了，攔又不是，不攔又不是。

別人也還罷了，只有李洛卿和林柱甫更加著急。兩個人不分好歹，搶在章秋谷面前攔住去路。林柱甫陪著笑，口中說道：「請略停一步，我們還有話講。」秋谷微笑道：「我的話已經講完，再講也不過是這幾句話兒。你們不用攔阻，就攔阻也不中用。」李洛卿、林柱甫那裡肯放！秋谷又笑道：「你們不要這樣拉拉扯扯的，馬路上鬥毆，是犯規矩的。等回兒鬧得巡捕來了，我是有名片的，只怕你們就要吃虧了。」

說著放了貢春樹和楊慕陶，兩手輕輕一分，在章秋谷不過是用了一二分氣力，李洛卿和林柱甫已經東倒西歪，立腳不住，沒奈何，只得讓在一旁。章秋谷回過頭來對著貢春樹和楊慕陶道：「你們都跟我來。」三個人大搖大擺的走下樓來，竟沒有人敢再來攔阻。

秋谷剛剛走到門口，早聽得樓上在那裡亂嚷亂罵，嚷成一片。章秋谷眉頭一皺，便問貢春樹道：「今天這件事情，平空的被他們罵上幾句，是你作成我的好生意！」

春樹還沒有開口，楊慕陶忙連連拱手，深致不安道：「總是為著兄弟的事情，實在不安得很。要是今天沒有秋谷先生來和兄弟解這個圍，那就了不得了！」秋谷也謙讓了幾句。春樹插口說道：「他們的罵人，就和那驢鳴狗吠一般，那有這樣的工夫去聽他。」秋谷聽了一笑，便同著他們兩個，回到久安里陸麗娟那裡坐了一回。

楊慕陶千恩萬謝的說了许多感恩圖報的話兒。秋谷道：「朋友的事情本來理應相助，算不得什麼。倒是你怎麼平空的會去弔上了這兩個寶貨的膀子？」楊慕陶聽了不覺面上一紅，口中還想支吾。秋谷笑道：「你不用瞞我，你只和我從實細講就是了。」楊慕陶聽了，知道瞞他不過，便從頭到尾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這一班流氓也不知是他們兩個的什人，他們見了那兩個為首的人，好像狼有些怕他們的樣兒」

秋谷聽了早已心中明白，只微微一笑，也不開口。卻對著楊慕陶說道：「今天我的意思，要和你同去見見你們那兩位貴相好，不知你答應不答應？他們既然和你要好，看著他們一班流氓把你攆了出去，一定心上狠不放心的；你也應該去給他們一個信兒，省

得他們心上記念。」楊慕陶聽了滿口答應，便同著章秋谷和貢春樹一同到後馬路樂仁裡二弄一個門口。楊慕陶叫秋谷和春樹略等一等，自己敲門進去。

秋谷同春樹站在門外等了一回，方才見楊慕陶走出門來，請他們兩個人進去。

上了扶梯，走進房間，早見兩個淡妝少婦裊裊婷婷的立在門內，見秋谷和春樹兩個人同走進來，便朝著他們一笑，說了一聲：「請坐。」秋谷是本來認得這兩位寶貨的，現在不免又細細的把他們打量一回，見他們雖然差不多都有三□餘歲，卻還是細腰長腕，皓齒明眸，看上去也不過二□幾歲的樣兒。便把方才在大觀園的情形略略的和他們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據我看來，既然鬧了這個亂子，這個地方是住不得了的了，還是換個地方秘密些兒的好。萬一他們有心尋事，三更半夜的打了進來，雖然不怕他，卻究竟面上下不去。」正是：

徐娘半老，猶為墮馬之妝；孫壽中年，尚作回風之舞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文便知分解。